

張洪興文存

潮起潮落  
花开花落

山东人民出版社

花  
开  
潮  
起  
文  
存

潮起潮落  
花开花落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洪兴文存 / 张洪兴著 . --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209-06073-8

I . ①张… II . ①张…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3043 号

责任编辑：于宏明

**张洪兴文存**

张洪兴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 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海新印务有限公司 印装

规 格 16 开 (167mm×235mm)

印 张 28.5

字 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ISBN 978-7-209-06073-8

定 价 50.00 元



作者照

## 总序

洪兴先生是个涉猎范围广、勤于笔耕的人，这样的人好接触、有话谈，因为与他既可以讲世情，也可以谈学问、论文章。最近他说要出版自己的“文存”，让我作序，如此信任，我也就没有推辞。粗略看看他的文字，我认为，如下几个有贡献的特点很值得推荐。

一是，洪兴在美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有自己的特色和贡献。这几年，他倾力于应用美学研究，有自己的新发现。比如《组织美学论纲》，触及的是素为人们忽视的“组织美学”，当为我国第一部以组织美学名字出版的美学专著，始创性质是显然的。文存中，文学创作方面的著述占了比较大的篇幅。小说创作方面，作者善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长篇小说《绿逝》曾获全国第四届关注森林文艺奖、山东省第九届精品工程奖，《潮起潮落》曾获山东省第八届精品工程奖。作者的散文以洋溢独特的哲理美见长，值得关注。文存还收录了作者的两本日记，读来亲切感人，又有史料价值。

二是，他在哲学和伦理学方面的研究术有专攻，有自己的创新。文存收有几部哲学、伦理学专著。《社会共识论》是我国第一部集中论述认识论之社会共识范畴的哲学专著，在经济技术信息全球化的今天，这样的研究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他的《旅游伦理学论纲》也不得了，目前，国内以旅游伦理学为名出版的专著只有两部，作者的这部专著，内容和体系上很有自己的特色，也可称得上具有拓荒性意义的专著。而在《社会哲学新论》里，作者在对生产力的性质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复杂性、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社会活力的探讨上，都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三是，他长期致力于经济与管理研究，在这些方面，也有自己的新见解。

比如，《社会资本与新农村建设研究》，是我国第一部把社会资本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专著。《系统劳动价值论》是我国第一部从质变量变规律的角度阐述劳动创造价值问题的论著，为我们理解劳动创造价值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洪兴先生的博士论文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营企业家社会资本、动态能力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了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动态能力的作用与影响，填补了国内这方面研究的空白，本书还探讨了组织宽容、吸收能力在企业家社会资本对动态能力影响时的调节作用，以及动态能力作为中介变量在企业家社会资本影响企业绩效中的中介作用，这在国内同类研究中也不多见。另外作者的研究还涉及美国经济、企业发展等问题，并且也有自己新的看法。

由这十几册文存可以看出，作者是一位有心人，在他心中有着明确的目标追求，而且能够为之持续奋斗。借文存出版之际，谨祝愿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取得更大成绩。是为序。

梁鸿鹰

2011年11月1日于北京

# 目 录

## 潮起潮落

正 文.....	1
----------	---

## 花开花落

正 文.....	225
----------	-----

## 附 录

流逝在花香里的记忆.....	424
情缘神奇真爱长久.....	428
童话般的爱情故事.....	435
令人感到称奇的作品.....	440

潮  
起  
潮  
落



## —

“我一定要把他送进去。”

她轻轻地说，脸上迅速掠过一丝懊悔和愤恨。她轻轻迈下东州人民医院门诊大楼最后一格乳白色大理石台阶，淡红色的尖头皮鞋踏出轻轻的“得得”声。

用娇嫩纤细的右手捋捋长长黑黑的秀发，又下意识地轻轻地扑捋一下臀部那米黄色的长裙，轻轻地抻抻上身那淡紫色的短短的下摆。她的话很轻，很轻，像是在心里说，谁也没有听到，谁也不会听到，只是说给自己听，是一种暗示。她走出门诊大楼，那瞬间的懊恨悄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那微微上翘的嘴角透出一种决心，两只眼睛装满了自信。

夕阳照在这座城市高楼的西墙，翻晒着散落在楼宇间的法桐枝叶。一些巨大的建筑物的蓝玻璃，在夕阳下闪着耀人眼目的光芒。街道上的人多起来，车水马龙，慢慢有些拥挤了。许多天来，她不断地重复着那句话，心里开始是一片阴云，随着时间的推移，阴云变成了一句话，一个决心。她轻轻地走在人行道上，让暖暖的阳光洒满秀发，洒满全身，洒满脸庞，心情就像这春天繁忙温暖的黄昏，自信、温暖、向上了。

走着，走着，她加快了脚步，人行道上划出她那秀美荡漾的背影，传来清脆的“得得”脚步声。她似乎觉得有人在注意着她。

她又放慢了脚步，从淡蓝色的鸡心背包里拿出一个蓝边小镜子，眨眨眼，挤了挤红润丰腴的双唇，又快速地看了看后边：是一个红衣白裤的小帅哥在后边，也慢慢放缓了步子。她轻轻地把镜子放进包里，嘴角露出淡淡的笑容，这笑里带着一种淡淡的自足和开心。漂亮女人就是这样，周围总是充满欣赏和赞扬的目光，她想。而漂亮女人也因此而自信和满足，这种自信和满足时常又不

自觉地表现出来。她又加快了步子，只是比先前更加敏感，更加警觉而已。后面的坚定沉稳的步子似乎也以同样的频率传来。这时她心里更加警觉，就好像是蚊子猛地叮了一下，虽然不疼但却迅速传遍了全身。

夕阳渐渐从树上墙上人流中消去，只是在高大的建筑物和法桐的树梢上抹着很淡很淡的红色。人流又多起来，车也多起来。后面的脚步声时而被淹没，时而又很清晰，她确信他仍在跟着自己。“哼，小子！”她心里轻轻地说着，便加快了步子。走着走着，抬头见正路过上岛咖啡店，她灵机一动，闪了进去。她快速上楼，“噔噔”的脚步声在木质楼梯上响得很急。上得楼来，她找了一个靠街临窗的桌子坐下。她拿起淡红色的菜单，半掩着面往楼下看，没了那小子的影子。一会儿，“得得得”，楼梯传来上楼的脚步声，一转眼，嗬，循着脚步声看去，那位红衣白裤的小伙子也上得楼来，步子青春而坚定。“哼，小子，来吧！”她嘴里轻轻地说着，却猛地一个激灵，“不惹他。”这里是她常常光顾的地方，店的进出门道很熟，她连忙站起来，快速穿过有些昏暗的大厅，把身上的芬芳抖落给正在饮咖啡的人们。一眨眼从另一楼梯下楼，走出后门，拐到了另一条街上，消失在黄昏的人流中。

黄昏抽走了东州市区的最后一丝光亮，只把西边天空的几片白云烤成了土红色，土红色的云彩上面镶着淡黑色的边。让人感到有一丝暖意，又有一点沉重。不知什么时候，市区眨眼就开满了繁华和亮丽的路灯、霓虹灯，斑斓闪烁，流光溢彩。东州大厦是这个市最昂贵、最豪华的酒店，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把东州大厦照了个透亮，像是一个风光无限的少女突然出现在人们企盼已久的舞台上，让人心动叫绝。启功体“东州大厦”做成的霓虹灯像是少女胸前四个大大的纽扣不断地变幻着色彩，展现着灿烂与辉煌。

她坐在大厦二楼的大餐厅临窗的一张小方桌旁，心里扑扑直跳，脸热得红红的。她从包里拿出乳白色的消毒湿巾，擦擦额角上的汗珠，心里嘀咕：“那小子想干什么？”一位身穿红色衣服的小姐递过一张精致的菜单，她接过菜单，点了一杯张裕解百纳红葡萄酒、一盘花生米和海瓜子。“谢谢。”服务员笑着离去。一会儿，红酒上来了，她接过红葡萄酒，微微一笑，算是对服务员服务的承认。她端起酒杯，轻轻沾了一点葡萄酒，快速地看了一下周围，没有发现那小伙子。

这时，她的脸上才露出放心的笑容。

东州大厦的二楼餐厅，布置豪华而典雅，紫红色的地毯铺满了整个餐厅。地毯的牡丹图案衬托出这家餐厅的幽静、怡然，钢琴、架子鼓等一系列乐队行头布满了餐厅迎面的迎宾台，菜品更不用说，山珍海味，南北大菜，中西口味，样样俱佳，特别是粤、鲁两大菜系做得特别出味，而且每晚这里都有高水平的音乐演出。她常常来这里，并不是为了这里的气派和各具风味的菜肴，而是为了听那迷人的音乐，动人的旋律。忙了一天，感觉累了的时候，来听听音乐，品着红葡萄酒，疲劳也就在这种动人的旋律中消失了。

“我可以坐这儿吗？”那位红衣白裤的小伙子问着，便轻轻移了移椅子，坐在了她的对面，眼里透着和蔼，并闪过一丝欣赏和焦虑。

她猛的一个激灵，完全没料到他会突然出现在她的眼前，并且已经大大方方地坐在了对面。她端起红酒，尽量掩饰着自己的不安，心情很快就静了下来。这是一张颇熟的脸庞，好像在哪里见过，却又想不起来。她用眼睛不经意地审视着他：这是张让所有女孩子都能过目不忘的脸！他黑黝黝的皮肤，寸平的头发，长方脸，高鼻梁，单眼皮下是一双长长的眼睛，眉毛粗而浓，还有那厚厚的微翘的嘴唇，用女孩子流行时髦的话说是很性感很阳刚的那种。餐厅里一束简单的黄光把他的轮廓勾勒得非常好看，两个字：很帅。她认真地看着他，直到他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坐吧。”她注意到他眼里不但没有恶意，甚至带着丝丝欣赏和一点点焦虑。一位着红装的服务生过来，“先生，要点什么？”“来两杯咖啡。”他朝小姐笑笑。

“为什么跟着我？”她轻轻地问，眼里带着询问，嘴角却迅速闪过一丝满足。

“你长得漂亮。”他有些认真，又有些调皮。

“仅仅因为这？”她问着，作出要离开的样子。“等等，喝杯咖啡吧。”他说。这时，服务生已把两杯咖啡摆在了他们面前。

“有句话，我想告诉你。”他喝了口咖啡，轻轻地说，好听的声音里掺杂着犹豫和担心。

“说吧，我听着呢。”她把翘着的脚放下。

他没有说，只是递给她一张方形的淡黄色纸条。她接过纸条，看看上面的字，

嘴角露出淡淡的笑，这笑里带着无所谓、带着否定的神情，这神情里又迅速生出一点点气愤甚至轻蔑，但很快就退去了。她要保持自己的镇定，要占主动。

“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她面无表情地问。

“他们说我叫李阳。”他轻轻地说，淡淡一笑。

“他们说你叫李阳。”她噗地一声笑了，笑得很自然，很放纵，笑着笑着，她突然意识到，这样的笑似乎有些不妥，这应该是在朋友们或在亲人们之间的一种笑，一种开心的笑，无拘无束的笑。

“你叫什么？”

“无可奉告。”她停住笑，瞪了李阳一眼说。

心想：“糊弄谁呀，才不上你的当呢！”她抬抬眼，看着这位英俊的小伙子和蔼可亲，不像有什么坏心眼，心想，何不逗他一逗？“他们也说我叫仇香。”她学着他的口气说，心想：他们说你叫李阳，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唐伯虎点秋香的仇香？”李阳抬抬眼。她脸上闪过一丝狡黠，他看出了她在逗自己的意思。

“随你怎么想吧！”她笑了笑。从淡黄色鸡心包里掏出一张处方单和一次性猴牌笔，快速地写了几个字。

“呶，这是我给你开的方子。”说着，她把猴牌笔放进淡黄色鸡心包里，眼睛看着他正抖开的处方单，突然说：“再见啦！”她把鸡心包往背上一甩，头也不回地下了楼，心里轻轻地说：“神经病。”

仇香走出东州大厦，见老天下起毛毛雨，便打了个淡绿色的普桑出租车，消失在车灯闪烁、斑斑斑斓的车流中。

## 二

李阳目送着仇香那婀娜多姿的身影离开餐厅，看着她写在处方单上的三个字——“神经病”，心里有一种淡淡的失意，这表情只是在嘴角一现就很快消失了。他轻轻地摇了摇头，像是无可奈何的样子，随后也下了楼，这时正看见

她乘上了那淡绿色的普桑。

天下着毛毛雨，这雨洒在他的身上，洒在他的脸上，像是一下子淋在了久旱的枯苗上，让李阳一下子精神起来，一种强烈的打拳的愿望升腾着。李阳快速地穿过马路，来到古槐公园，三下五除二脱掉了衣服，一件件地扔在老槐树下，来到草坪上，面朝东方，气沉丹田，打起拳来。

东州大厦对过就是古槐公园，因园内有一汉代古槐而得名，现在古槐的主干已经枯空，而那厚厚的树皮上却又长出了茂盛的树枝，像是一件古老而青春的艺术品。秋天的槐树梢上结满了串串果实，油绿清亮。古槐的后边是一座汉代古塔，七八层楼高的样子，传说原来是木质结构，因雷击起火被毁，现在的古塔是清代重修的，由青砖砌成。槐树的前面是一片碧绿空旷的草地，还有一片冬青围起的蔷薇花林，形成了古槐公园的大体轮廓。公园里种满了樱花、银杏、紫叶梨之类的树木，树林里有石凳石桌供人们小憩暂歇。毛毛雨依然下着，石板路上，不时随着雨丝飘下几片枯黄的秋叶。

雨有些大了起来。雨丝在明亮的灯光下不时地闪着耀眼的光。细雨中，古槐前面的草坪上，李阳在打太极螳螂拳。那一招一式，一起一伏，一跳一跃，刚柔相济，矫健利落，看上去是那样如醉如痴，自得自乐。

李阳是体育局的训练科科长，一个又酷又帅的小伙子，自从遭雷击后，失去了记忆，不知怎么却有了在雨天打拳的强烈愿望，一旦遇到雨天，总想在雨里打拳，起初，自己也感到奇怪，是不是得了什么毛病，但当那打拳的欲望不断涌来的时候，便再也抑制不住了，遂手舞足蹈起来。他的亲朋好友不知劝过多少次：“那样会出毛病的。”“不能再打了！”他自己也下过许多次决心：“以后不打了！”可一遇到雨天，那种强烈的欲望就突然出来，那拳便自然地又舞起来，日子一长，雨中打拳便成了一种习惯。每每打完拳，他便感到浑身十分惬意和舒畅，还自称这拳是“李氏螳螂雨拳”。

“李阳，别打了，别打了。”不知什么时候，公园那边过来一男一女，夜灯下的雨帘剪出他们的身影。女的打着一把红伞走在前面，男的打一把蓝伞紧跟在后面。说着，两人已到了李阳跟前，女的连忙把伞给李阳罩上。雨丝编织着她的亮丽：大红色的肩部镂空花圆领束腰连衣裙，齐耳短发，虽然皮肤黑黑的，双眼皮的大眼睛黑白分明，高挺的鼻子，眉毛既清晰又干净，嘴角有点翘，

厚厚的嘴唇，很耀眼，有点男式的英武，特别那上薄下厚的嘴唇让男人看了很有感觉。

“不用，燕妮，怕淋就不打雨拳了。”李阳双臂微微向上抖震，又划弧抱球，收了雨拳，笑笑说。

“小心着凉，别感冒了。”韩卫东说。

韩卫东是个很酷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子，白净的娃娃脸，大大的眼睛闪现着青春的活力，说起话来又直又快，办起事来干练利落，是《东州日报》文艺部主任；燕妮是文艺部的记者、编辑，是卫东的搭档和部下。

“不会的。”李阳说。三人往国槐那边走去。

三人来到国槐下，燕妮收了伞，掏出手帕擦李阳身上的雨水。“不用擦。”李阳说着，带着湿透的裤衩穿上裤子。“冻他，叫他逞能！”卫东笑笑说，从国槐洞中掏出李阳的T恤衫：“给！”说着扔给李阳，李阳接了T恤穿上，把T恤扎进裤里转过身问韩卫东：“怎么光下雨，不打雷呀？”

“不是雷雨呗！”燕妮有些好奇地看看李阳，不理解李阳怎么会提出这样前后没有逻辑的问题。

仇香从东州大厦回来，同事已经熄灯休息了。她轻轻地穿过一楼的客厅，蹑手蹑脚来到楼上，开开门，进了卧室，打开灯，把背包往淡栗色梳妆台上一扔，仰面躺在床上，她把双手放到头下，回想刚才的一幕，想起那黄色的纸条，“神经病！”她轻声地说。

仇香住的地方是一座连体别墅，这里住着的是东州市人民医院的一些单身族，每人住着一间，这样一套房子就住了十几号人，好像是一个大户人家。

连体别墅灰墙红顶，在绿色掩映中显得庄重而气派。院子里种着几棵樱花、银杏和两棵石榴树，石榴树上结满了红红的石榴，压弯了枝条，有几个石榴裂了长长的口子，露出了洁白的石榴子。院子的墙边种了一圈葡萄，葡萄的架子遮了半个院子，院子的西南角摆着一张精致的白色大理石圆桌，有四个石凳围着，桌子的上方是串串的清脆的葡萄，毛毛雨不紧不慢地洒在葡萄叶上，葡萄叶把雨水收集起来，再洒到石凳上，发出了哗啦哗啦的响声，像是一口标准的水钟，计算着时辰，也提醒着这些单身的人们。

雨大起来，透过窗子，能看见那又急又密的雨帘。坐在梳妆台前，她把稍乱的刘海往两边轻轻的一拽，自信地眨眨眼，对一下嘴唇。这确实是一张俊美的脸，特别是那双美丽的眼睛，让人一看就永远难以忘却，长长的睫毛下的眼睛永远是那样深邃，富有活力，既闪着东方美女的聪慧，又有西方美女的明亮，那葱鼻与眼睛特别相衬相协，颇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她的身材是高挑而细瘦的，发育又恰到好处，柳腰翘臀，姑娘们见了有的嫉妒，有的啧啧赞美，小伙子见了，眼睛立时就会被勾住。

望着窗外哗哗的大雨，她似乎想起了什么，她拉开梳妆台下面的抽屉，从一个精致的红色小盒子里拿出一颗大大的灰色的斑马扣子，凝视了一会儿，上牙咬了咬嘴唇，便又轻轻地放了回去。

“仇香，仇香，我是自明。”这时从楼下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叫声。仇香走到窗前，看到霍自明打着一把伞，站在不断闪烁的雨丝中。她没有应答，静静地坐在了梳妆台前。

“仇香，仇香，我是自明。”楼下又传来了叫声。

仇香还是没有答应，站起来把灯一下子关了。

“嗨。”她坐在梳妆台前一动没动，嘴里发出长长的叹息。窗外灯光下的雨丝更密、更亮了。

### 三

雨过天晴，风和日丽，李阳要了出租车，直奔老龙潭公园。

李阳心里明白，这次游园是蒋进、燕妮、卫东特意为自己安排的。失去记忆以后，他的好多同事们常常想些办法，帮助他恢复记忆，尽管收效甚微，但李阳的心里确实是热乎乎、暖融融的，要不，他真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每一天，怎样活下去。想到这里，李阳脸上绽放出温暖、兴奋的笑容。

出租车在老龙潭公园门口停下，李阳付了车费，下了车，便急匆匆地走进园里。一进园子，迎面看见一块黑黑的高高的石碑，上面刻有清代乾隆皇帝的

题词“老龙泉”。石碑的一边是老龙泉，老龙泉泉水喷涌，水柱如虹，水花从泉柱上滑下来，像是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从陡立的青山顶上滑落，惊险而欢快。泉边有一些游人在拍照，孩子们来回跑着，追逐着，燕子翻飞似的。李阳在老龙泉边的游览图旁，辨别着去听雨轩茶社的方向，“李阳、李阳。”李阳循声看去，燕妮已来到了身边，燕妮拉住了李阳的手就走。

“你怎么在这儿？”李阳笑笑。

“怕你迷路，等你！”燕妮深情地看了一下李阳，笑笑说。

李阳和燕妮说着笑着，很快来到了龙潭阁。龙潭阁建于宋朝年间，共有三层，青砖金瓦，雕梁画栋，甚是气派。阁的一边泉水黑绿，深不可测。据说此泉与海相通，其水甘甜无比，若用其烧饭，便有一种特殊的清香，因而便有了这里的“龙潭粥”名吃了。阁前铺着红色的大理石，广场上有七八个穿着大红大绿的中年妇女在唱歌，唱的大都是过去的老歌，什么《打靶归来》、《东方红》之类的。李阳和燕妮走过时，她们正唱着“太阳出来照四方……”李阳停住脚步，在一旁边看边听边跟着唱，直到唱完了。“走吧。”燕妮过来拉着李阳离开广场去了听雨轩茶社。

茶社离龙潭阁不远，是一个木结构的三层小楼，古色古香，茶社旁有一名泉，叫白虎泉。白虎泉水因冒出一串串乳白色的水珠而得名，看上去一串串白珠很有秩序的上冲，最后再摔落下来，形成了其独有的韵律，更为称道的是，用其沏茶，其味芳香悠长，回味幽远，因而这里的茶社也是常年不衰，生意兴隆。

蒋进早早地来到了听雨轩，点好了极品铁观音，见李阳、燕妮、卫东没有来，便双手掐腰，站在那里欣赏挂在听雨轩正中的国画大师胡宝元《陆羽品茶图》，朗诵着挂在国画两边的对联：“竹雨松风蕉叶影，茶烟琴韵读书声。”“好联，好联！”蒋进正朗诵着，燕妮赞叹着一步跨进听雨轩，随即李阳、卫东也跟了近来。

蒋进是李阳的好友，是东州日报社总编办主任、社长助理，个子不高，微微发福，留着寸平头，挺拔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给人一种忠厚、成熟、稳重的感觉。

“谢谢你，蒋进！”李阳握住蒋进的手，有些激动地说。

“坐吧，坐吧。”蒋进招呼着。